



立秋的第一碗粥

□赖永亮

清早起来，屋外头还带着点夏天的热乎气。我习惯性地往灶台瞅，咦，那锅常煮的绿豆粥不见了。母亲端着碗新熬的粥过来，轻轻搁在桌上。碗里，白米粒分明，漂着润白的百合瓣和圆鼓鼓的黄莲子，正冒着丝丝热气，闻着有股淡淡的清甜。“立秋了，”她轻声说，“该暖暖胃了。”

粥刚从灶上端下来，温温的，捧在手里，就像捧着初秋早晨那层薄薄的雾气。舀起一勺送进嘴里，米粒煮得软软的，几乎不用嚼就化了。百合瓣薄薄的，莲子粉糯糯的。米汤稠稠的，滑过舌尖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清甜，温顺地滑下喉咙——那感觉，就像小时候母亲的手，轻轻抚过我的背。碗口的热气慢慢飘着，像笼着一层纱，米粒、莲子和百合的模样都有点模糊了。

窗外的老桂树，这会还没开满金灿灿的花，但那香味已经在枝叶间悄悄聚集。一丝丝甜润的桂花香，让风送进来，又或者自个儿长了脚，悄悄从窗缝里钻进来，绕着手心里温热的粥碗打个转，然后轻轻钻进鼻子。

子。桂花的香和粥的米香混在一块，悠悠地散开，都分不清哪缕是碗里的，哪缕是窗外老树送来的。老话说，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”，可这初秋的信儿，不一定是声音先到，倒是这温润里裹着甜香的气息，先一步悄悄递到了跟前。

看着碗里舒展的粥，静卧的莲子，这香气也把我带回了小时候。也是立秋，灶膛里的火映着母亲的脸，红彤彤的。她守在锅边，轻轻搅着锅里的粥，嘴里絮絮叨叨：“夏天心火旺，喝绿豆泻火；入了秋凉气重，脾胃得用温和的东西养养才好。”那会儿我小，光知道粥又香又甜又软糯，哪懂得母亲熬进粥里的那些细密的心思？如今，她眼角的皱纹变深了，动作也慢了些，可守在锅边盯着粥看的样子，却和从前一模一样——日子这炉火啊，熬浓了粥汤，也熬浓了母亲眼里的那份慈爱。

一碗粥慢慢喝下肚，那股温热的暖意从胃里散开，舒舒服服地流遍全身。窗外，桂花的香气还是那样似有似无地飘着。碗底剩下一点点温温的粥，嘴里留着余香。母亲那句“养脾胃”的低语，这会儿才真正在我心里有了分量：原来这养，哪里只是肠胃舒坦？分明是母亲用这温热的粥当船，不声不响地载着我，渡过了这季节更替的河。秋凉刚起，是这一碗粥，先替我挡住了那第一缕寒气。

节气翻篇，天地也跟着变。这立秋的头一碗粥，温润得像初秋的早晨，无声地包裹着人间的冷暖；粥香缭绕里，母亲悄悄熬煮的，是一份能挡时光寒气的暖意。碗里盛的，哪里只是米粒和果子，分明是她用日子的文火，慢慢煨出来的、无声的守护——秋意落在碗中，暖意便留在了心上。

人间的温饱，原来不光是米粒煮透了、甜汤暖了胃；这一碗再平常不过的粥饭里，盛满的是母亲用每一个晨昏当柴火、用满心的惦记添火，为我们熬出的最暖和的滋味。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茶缘回顾

□周丁力

饮茶品茶几十年，我认为，以茶为友、以茶为伴，是人与物最和谐的关系之一。行走世间，与茶亲近——以之解渴、以之消闲、以之养生、以之静心澄意、以之待客、以之为礼品，来来往往，结的都是善缘。

年少时对茶没什么感觉。那时家父饮茶，云南沱茶，酽酽的、苦涩的，那泡茶的搪瓷缸子里面茶垢密布，一团漆黑，这是茶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。后来在父亲的影响下慢慢地开始饮茶。那时，茶于我就是一种饮料，只有口舌之感受，解渴之功用，并无心灵上之涟漪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师范毕业后当了一名乡村中学教师。那时好像并无专门的茶叶市场，仅仅在一些商店有茶叶零售，能见到的好茶极少，即使遇到，也买不起。我当时的月工资仅38元，所喝的茶都是一块钱，甚至几角钱一斤的“粗茶”。即便如此，随着对茶叶的认识和体会的增加，我开始天天饮茶。最初常喝的是一种碎茶叶制作的茉莉花茶，后来与茶交往渐深，也开始接受类似下关沱茶一类的味道较重的茶叶品种，还有清热消暑的老鹰茶。天天早晨泡一大杯，慢慢续水，喝一整天，大有以茶为友、以茶为伴的感觉。

因为职业的缘故，业余时间就爱看书。看书时，茶水必不可少，以至于无茶不看书。在喝茶看书的过程中，渐渐地我在心里也对茶产生了一些自己的感想，荡漾起一些认识与情感上的涟漪，就忍不住付诸文字，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与茶有关的文章。比如，《与君一壶茶》《山高出好茶》《以茶会友》《酒与茶》等。这些文字记录了我与茶的亲密过从，以及我对茶的喜爱与称颂。

这些年，茶业兴旺，我也有条件品饮到一些名茶、好茶。于是，就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安静的角落，置办起茶案、茶具，并在冰箱冷冻室里专辟一格收藏各种茶叶。出门在外也要带上旅行用的茶具。好茶共品尝，我最喜欢赠送给朋友的礼品，就是外出旅游时买的茶叶，以茶传情，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在空闲时，或独自一人，或一二素心之友对坐时，如果要泡茶，我多半会履行一定的程序：净一净手，也静一静心，尽量坐舒服。然后开茶罐嗅茶，按一定比例取出茶叶；烧开水，洗茶、泡茶，用公道杯分茶；然后用小杯斟茶，徐徐品饮那些或红艳或嫩绿或金黄的茶水。这些过程，在年轻时的我眼中是不屑的：喝个茶，何须如此繁琐？现在的想法不一样了。因为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眼有了关注，手得到了安放，心情得到了寄托，情绪获取了安宁。结尾处，由一盞一盞的色、香、味、暖俱全的茶水做总结，何其妙哉。由此，空闲因之得到填充，孤单因之获得了陪伴，心性因之得以滋润与休养，朋友因之得到款待。在这一系列过程中，时而茶水是主角，时而品茶人是主角。

于是，通过茶，心灵与生活与世界便达成了某种相适，也与自己内心的波澜达成了一种平衡与和解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走，买花去

□刘成

莉、粉的海棠。

养花多年，我至今没修炼成养花高手，却也不再是初始阶段那个由于过分勤于浇水，结果导致花苗烂根的小白。即使如此，我依然不敢招惹兰花，虽然它的幽香深得我心。生活不易，我与生俱来的，对所有娇贵难养之物敬而远之。

“找个时间去花市转转，买几盆就够了。”我说。红笑笑，点头。相伴二十余年，她深知我个性。这些年，我不止一次说过不再栽花，可过后总又一盆接一盆地把新买的花植费力地往家里搬。每次我搬回新的花苗，她又连忙腾出手来帮我换盆，还陪我去野外挖新泥。

小城的花市在城东。载酒买花年少事，浑不似，旧心情。我和红在一个老花匠的摊位上，先选定一棵栀子花，又挑了一棵老品种的月季。这种本土月季不同于市面上正热销的欧月，花朵没有欧月艳丽硕大，但胜在香气浓郁袭人。母亲在时，爱用这种月季的花瓣作汤圆馅料，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让我经年不忘。正所谓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，当我在老花匠摊位后面的花圃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发现那株好似被人遗弃的月季花苗时，惊喜不已。直到我爽快付钱，花农还在一个劲儿地强调，它现在不开花哟，开花的时间也不长……诚实的花农，难道怕我找他退货？

我说：“没事，回家养着养着，就开花了。”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协会会员)

新家收拾得差不多了，看着光秃秃的阳台，我对妻子红说：“我们还是去买几盆花放上面嘛。”红意味深长地笑问：“怎么，还想买啊？”

她一定想起了之前原来屋前的那个小花园。有一年，酷暑过后，花园的植物除三角梅和藤月红龙一息尚存外，其余的几乎全军覆没。当时我就发誓，等这些都死光了，这辈子再也不栽花了。

可转眼就是凉秋，劫后余生的红龙原本光秃秃的枝条又重新生出新叶，分外妖娆地缠绕在小院矮墙的铁围栏杆上。又过些时日，一片碧色里偷偷开出几朵绯红的花朵，那些花朵躲在层层叠叠的叶片间隙调皮，不想让人发现，可又怕我没注意到，于是花越开越繁，每条新发的枝丫上都缀满大大小小的花苞。渐渐地，跳跃的红色漫过原本肆意的绿，成了花园一角的主色调。在旁边热情似火的三角梅热烈呼应下，略显寂寥的小院重又焕发生机。于是，来年春天，我又把杂草丛生的花园地面重新整理出来，栽上了月季、茉莉、海棠……我又乐此不疲地种下各种花苗，然后关注着它们日复一日的成长。

可再精心的呵护，花苗一旦遇上极端天气也会生出各种病虫害。人称“药罐子”的红龙刚娇羞地爬藤上墙就遭遇了它平生第一拨“白粉”病侵袭。我急忙百度，赶快找来酒精喷洒在红龙的枝条上，然后用棉签把枝条表面的白粉仔仔细细擦拭干净，就像给它彻底洗了个澡。过三天又重复一遍，如此几番坚持下来，居然让红龙再度回春。那年暮春时节，所有的花次第绽放，直至深秋，也还能欣赏到红的月季、白的茉莉、粉的海棠。

能懂的诗

回望(外一首)

□大木子

从树上到地上
从源头到大海
隐隐约约走了很长的路
故乡
那朵爱笑的白云
那栋躬身的老屋
那条忠诚的花狗
还守着我回望的乌江

写给燕子

好多次想拥你入怀
吻吻你从天空带回的味道
尤其风雨中的雷声与闪电
然而
我还是缩了缩手
我看见
东山那片欢快的云彩
正从春季里飞来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协会会员)

留白

□高峰

风在檐角系了个银铃结，
停驻的云朵，
把影子折成纸船，
放进半开的窗棂。

石阶上墨绿的苔痕，
用慢镜头生长，
数着木屐踩过的晨昏。

廊柱的朱漆在剥落，
每道裂纹里，
都蜷着半阙宋词。

榭畔的泉水学着打坐，
留半面铜镜，
给梳妆的月光。

堂前的红烛映着天青色，
总为夜归的烟雨，
留着一盏温热的摇红。

不必把节气都别在襟上，
小满的麦穗低着头，
教我们在灌浆的时节，
要懂得给风，
留出奔跑的弄堂。

那些雕梁画栋，
不过是时光，
随手搭的积木。

那些和风细雨，
不过是岁月，
轻哼的摇篮曲。

让我们坐在阑干上仰望天空，
看着她早晨的虚白，
看着她中午的留白，
看着她傍晚的无白。

看，蝴蝶正用翅膀，
临摹空白处——
一撇是柳梢的新月，
一捺是竹影扫过的台阶，

它那突然停驻的触须，
恰是落款未干的墨香。
(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)

